

捆工 阿榮伯的故事

三十年都有了吧，阿榮伯，一個靠著他硬挺結實的肩膀、腰板子和兩條胳膊幹活的苦力，養活了妻子兒女，還給各房兒女掙一間房子，端端正正地活過了他的大半生……

捆工生活是寂寥無聲的。他們的喜怒哀樂皆鮮為人知，甚至被詛為龍蛇雜處的一種行業。但三十多年來他們為台灣經濟的發展，立下汗馬功勞，可以喻為「現代鏢局的插夫」，在富庶的社會底層，扮演著貨物輸送護駕的角色。他們不靠現代技術謀生，單純只靠原始的勞力、硬朗的肩頭、和粗獷的雙手，終年居無定所，在卡車上披星戴月，餐風飲露，以四海公路為家。

在奔馳的路途上，他們可以高歌歡唱。他們會偷閒停靠一個小鎮上的路邊看野台戲班表演；知道那個

小鎮上的某一個飲食夜攤口味最佳；哪個檳榔攤的姑娘最俊，哪個門戶今年翻修了新房……。他們是蟬游的一群，浪跡天涯，看遍樓起樓塌，人世冷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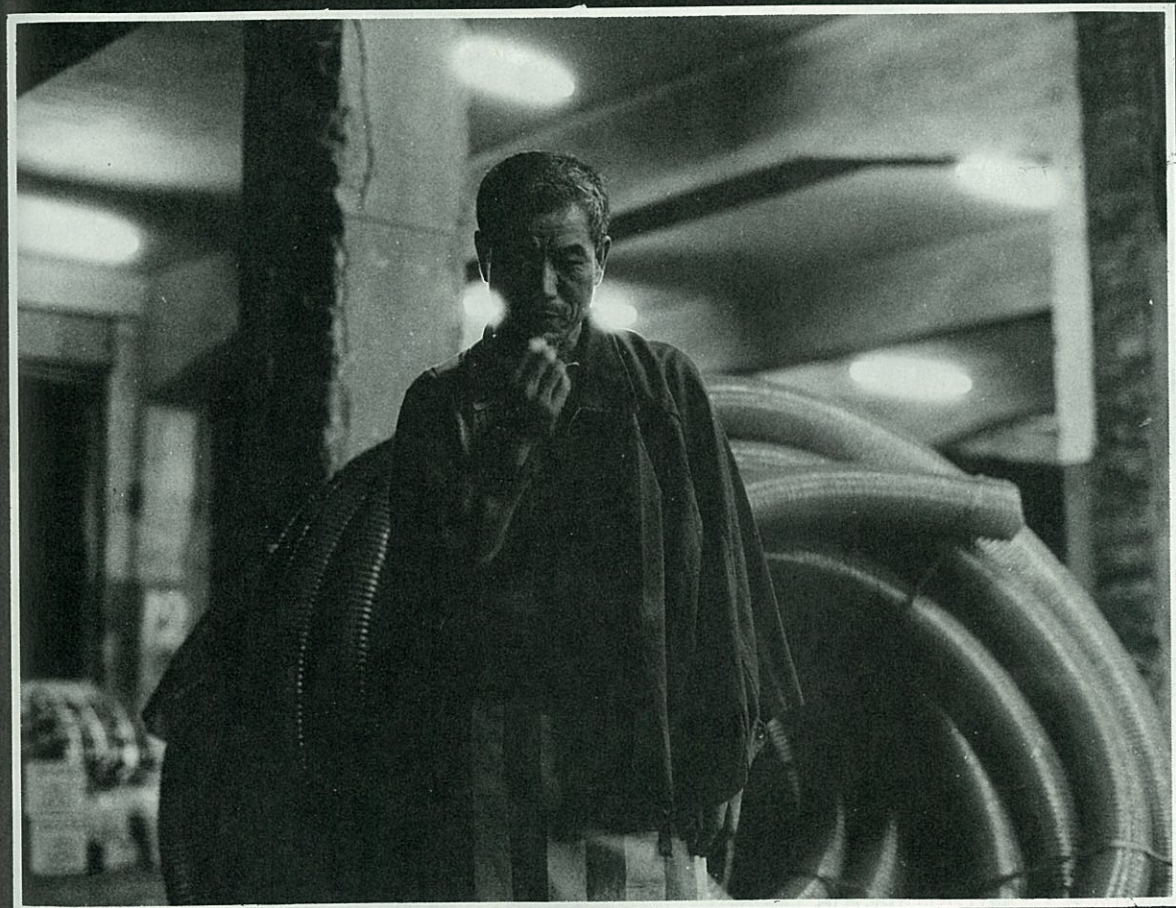
白色的泥漿人

自小在赤貧的農家長大、當了半輩子廿四年捆工的阿榮伯，臉孔略為猛峻，不苟言笑，在極度疲倦時，有時容易動輒發怒，但很少人知道他有一顆溫鶯的心。我第一次見到他，是在中學時代。每當清晨趕火車上學時，經常看見他腰圍著粗

質料的布裙，歪著脖子，屏氣呵息地扛貨。他強壯的雙臂常常汗流淋漓。尤其在夏季，麵粉袋漏出來的白麵使他成了白色的泥漿人，單剩一對犀利的眼珠，連睫毛上也沾著麵粉。

我愛看他大口大口喝水的模樣。赤裸的上身全是汗水，仰頭就吞盡一棵蘿蔔似的，喝下一大碗水，然後，兇巴巴地對我說：「少年仔，看啥！我走過的橋，比你走的路還多哦！」

那時我還沒法體味其中的痛癢，只顧著自己趕火車，走過平交道右



拐，就再也不必理會阿榮伯一身的汗臭了。

一年又一年，父親轉任彰化、豐原、台南等地的貨運站站長，阿榮伯的身影還是不時地出現。他一張猛峻的嘴臉也沒有改變，仍舊不苟

言笑，繼續南北奔走。後來，大學畢業，為了賺取研究所的生活費，在那年暑假我竟變成了阿榮伯的同事，也是始料未及的。

上工第一天，母親也為我縫製了一件粗質料的布裙。教我「莎士比

當了二十四年捆工的阿榮伯，臉孔略為猛峻，在極度疲倦時，動輒容易發怒，但很少人知道，他有一顆溫鶯的心。

攝影■蔡明德 撰文■官鴻志



亞戲劇」的施老師，特地買酒為我送行。平時師徒只談三十年代文學，談中國現代史的恩怨，而這一餐酒肉，却是膽怕心驚地教人沒有口慾。老師也不知捆工做的是那些危險的活，送到前門時，還特別叮了一句：「不行的話，就回來吧！」

驀然間，我想起了阿榮伯的那句話：「我走過的橋，比你走的路還多哦！」

七月的酷暑難耐，我幾次鼓勇氣才敢打光身子，讓汗水自由地冒滴呀滴的，那是為了單薄的胳膊與肩膀，根本無法和其他苦力同事們比較，讓人見了笑話。但從基隆到屏東的運輸線上，或在台北、或在斗六，好幾度在貨運站遇上阿榮伯，大家只顧沒命地起貨卸貨，希望早早可以洗完澡收工，壓根兒是誰也顧不了誰的。

捆工阿榮伯，可以喻為「現代鏢局的擗夫」。在富庶社會底層，扮演著貨物輸送護駕的角色。

每次我和阿榮伯不期而遇的時候，臉孔略為猛峻的阿榮伯絲毫不曾察覺到，我就是當年那盯着他猛灌開水的少年仔。彼此扛貨擦身而過



靠著原始的勞力，粗獷的雙手，阿榮伯養活了兒女妻小，端端正正地活過了他的大半生。

腰前圍著粗質的布裙，是捆工特有的標誌。二十四年來，在堆貨、卸貨間，阿榮伯不知磨破了多少件布裙。





這部卡車長廿餘尺，載重卅五公噸。阿榮伯一夜間必須起貨卸貨四十餘公噸，那是個驚人的數字。

知還有多少，把一生時間全部交換了工資，他們一雙粗糙厚重的手，說明了全部的生活事實。

最近，爲了完成這次採訪報告，我重新登上短期貨運車，內心的喜悅雖不足外人道，更高興的是，有幸獲得阿榮伯運來的友誼。相處幾個晝夜，我回到喧囂的都市，此刻，遙念阿榮伯披星戴月地趕路。不禁獨語：「阿榮伯，願您一路上平安！」

幾根白髮，早已經告訴他應該退休了

台灣光復至今，阿榮伯一直靠做工維生，一眨眼，幾十年就過去了。問他究竟做過哪一行哪一業，有沒有這樣那樣的動人故事，連他自己也說不上來。

「賣布啦、燒火炭啦、掘樹薯啦、割稻啦、泥水工啦……都是打零碎的活嘛！」

阿榮伯的詞彙中，只有這樣簡潔的字眼。他說：「做人應該就是這樣，要是你肯像牛一樣吃苦，還怕沒有田犁！」

今年五十五歲的阿榮伯，偉岸地靠在卡車椅背上，兩隻悠閒地交握的雙臂，擠出一團團瘤狀的小肉球，堅實地攔在腿上。

南北高速公路上，對於阿榮伯，這夜色不是催人入眠的音符，而是阿榮伯一天工作的開始，長路漫漫，隆隆的車聲劃破了南台灣平原遼闊的寧謐。我和阿榮伯同車，往高雄方向駛去。

高速公路取代了昔日的省公路，阿榮伯的顛仆生涯，也堂堂邁入第廿四個年頭。這條台灣運輸線的主要幹道，成了阿榮伯廿四年的工作場。坐在車座，一眼望去，只見一列列吐火似的路燈伸入天際，照亮摺工前去的暗路。那是一片生龍活虎的有情世界。這時候，摺工們的妻兒孫子早已進入夢鄉。前面有數不盡的鏢局驛站，還有隨時可能意外橫來的車禍，奪人性命。

甫才上路，阿榮伯的精神就來了。或是由於日日的晝伏夜出，使他的眼神在黑夜下，露出奇異的光芒。他凝視車燈前方，彷彿靜聽著自己一生天地爲家的流浪生涯。頭上

幾根白髮，早已經告訴他應該退休了。但阿榮伯還是日夜不休地勞動著，就像筆直的高速公路吧，只得勇往直前了。

對阿榮伯來說，寬不到幾呎的車座，是他另一個起居間的小小的家，裏頭的傢俬可是樣樣俱全。有棉被、茶壺，也有咖啡茶葉，還有一隻小木箱子，裝著零碎的隨身用品。其它還有小電扇、音樂卡帶、老花眼鏡、毛巾、洗衣粉、換洗衣褲、筷子……等等，也都在這方寸的駕駛台裡固定地擺得好好的。每一個細節擺設，都是長年工作經驗的累積。他們知道杯子怎麼擺才不會被車子震翻了，老花眼鏡則是昏燈下認字用的。

睏了，倒頭就睡在椅背上。餓了，路邊夜攤可以買得一頓美味的溫飽。「車上這麼吵，容易睡嗎？」我問阿榮伯。

「車子像搖籃一樣，習慣了。眼一下就睡著。」但阿榮伯故意提高聲量說：「有的司機比較作孽，他看你睡覺就不高興，會像猴子一樣地亂吼亂叫，故意喊：『撞到了，撞



就像公車上的車掌，阿榮伯必須負起關啓車門的工作。

到了！」使你緊張得不敢睡，好一路陪他講話提神……。」

阿榮伯說，他們幹司機的就是這樣喜歡捉狹。看見身邊的捆工睡了，自己就得悶著開車。「他們喜歡罵捆工是『捆工』，好像少了一口氣來扶他似的。反正大家出來賺，都很辛苦啦！」阿榮伯說，也惹開了隔座司機老何的話匣子。

司機老何說：「你們若要採訪阿榮伯，一定要報導他的一件糗事。有一次，阿榮伯賭錢輸光了，就像一隻瘋狗呀，硬是吵著要下車找農藥店！」

哈哈……司機老何朗笑了起來。他的口吻似真似假，坐在一旁的我，無法辨認。反正阿榮伯也不加駁斥。但那種你一句我一句，彼此出外相互照應的深厚感情，却深深地溫暖了我。

司機老何生性開朗，出口成章。尤其是講了一口鮮活漂亮的台灣話，教人聽得入神。據他說，他的開車生涯也有十幾年了。有一次朋友結婚喜慶，請他開新娘車，半路上，他却跑到路邊買了一雙拖鞋，把原先黑亮的皮鞋換掉。原來穿拖鞋開大卡車習慣了，他成了穿皮鞋就不會開車的人。

「捆工有什麼好採訪的？就像查某人一樣嘛！每天就是買菜、煮飯、生子，數十年如一日。」司機老何端著方向盤，左右旋轉，他終於說了一句話，恰當地說明了他倆的工作性質：「阿榮伯幹的活，就是起貨卸貨，後面車廂是他的地盤，前面是我的地盤。」

大車輪的韻律，吼吼怒鳴……

我們這部卡車長廿餘尺，載重卅五公噸。阿榮伯一夜間必須起貨卸貨四十餘公噸，那是個驚人的數字。

不知何時，車上闌靜了，單剩輪胎擦地的聲音和引擎聲。幾部趕在前頭的貨車，像靜物一般地，鑲在我們偌大的窗框裏。阿榮伯也闌上

了眼，兩隻手掌握在膝前，腰圍上繫著一件工作裙，上面已經磨破了兩隻洞眼。

一隻飛蛾迎著卡車的大燈飛來，失速的飛機般，向下俯衝。只一瞬間，跌跌撞撞地撞來，然後擊碎了身屍，開出一朵野花似的僵屍在車窗前，不久即被勁風吹乾，肢翼也被吹散了，留下來殷紅的屍跡，變成一張漂亮的彩色貼紙，貼在那裡，任疾風怎麼吹也吹不掉了。

而大車輪的韻律，依然吼吼怒鳴……

駛進第一個驛站

貨車駛進第一個驛站——彰化縣頂番婆。這是台灣著名的五金業製造中心，也是一般捆工很不喜歡來的地方。因為在這兒起卸的，全是又重又粗的五金貨品。司機老何突然大喝一聲，「開始賺囉！」那是勞動的訊號，聽了教人沒來由地精神抖擻起來。

阿榮伯抓起老花鏡，便縱身跳下車。他把車廂後門打開，露出空蕩、長長的車廂，看來比一般貨櫃車還長，其寬敞足以讓小學童充當田徑場。

「早啊，老先地！」驛站的職員習慣這樣稱呼阿榮伯。在全省數百名捆工中，阿榮伯排行最大，每月的工作成績也總是名列前茅。「如果論資歷，我算是捆工的大學畢業生囉！」阿榮伯說著，笑了起來。

頂番婆站約數十坪。各地的南北貨物分區堆放，或靠著水泥柱圍繞了一堆。每區貨堆都豎有地名站牌，指明送達地點，阿榮伯的職責，便是遵照遠、近程，按前後秩序地擡貨上車。「如果不遵照秩序，亂放一堆，下一站卸貨時就不容易找到」阿榮伯說，旁邊站立的站員，則幫忙阿榮伯點清貨物。遇到粗重一些的貨物，他們也可以順勢扶一把，協助阿榮伯把貨擡上肩膀。

按一般捆工的術語，起貨上車，

謂之「吃貨」，就是把貨物「吃」進卡車肚子裏，載往南北各地。捆工按照月「吃」的噸數領工資，每噸十八塊錢，加上旅途津貼，每月可領兩萬元左右。換句話說，阿榮伯每月必須擡一百餘噸的貨物，才能有兩萬塊錢帶回家。

流著滿身汗水的阿榮伯說：「時代可進步了。貨物的打包，比以前講究多了。現在大部份是用硬紙箱包裝，規格統一，比較容易擡，容易搬運。」

在沒有用紙箱的時代，是怎麼擡運的呢？阿榮伯說了：「那時候，貨物全是草繩隨便一捆而已。有些銳利的貨物動不動就傷人手脚，『咬』傷我們的手脚」。阿榮伯想了想，覺得「咬」這個字眼，我這後生小子，一定不易聽懂，趕忙捲起褲腳來，一個一個指出昔日被貨物碰傷留下來的疤痕。「那時候搬運，純靠體力。現在的協力工具較多了，有小檯車、起重車，像基隆碼頭下來的進口機器，就非得靠起重車不可了。」阿榮伯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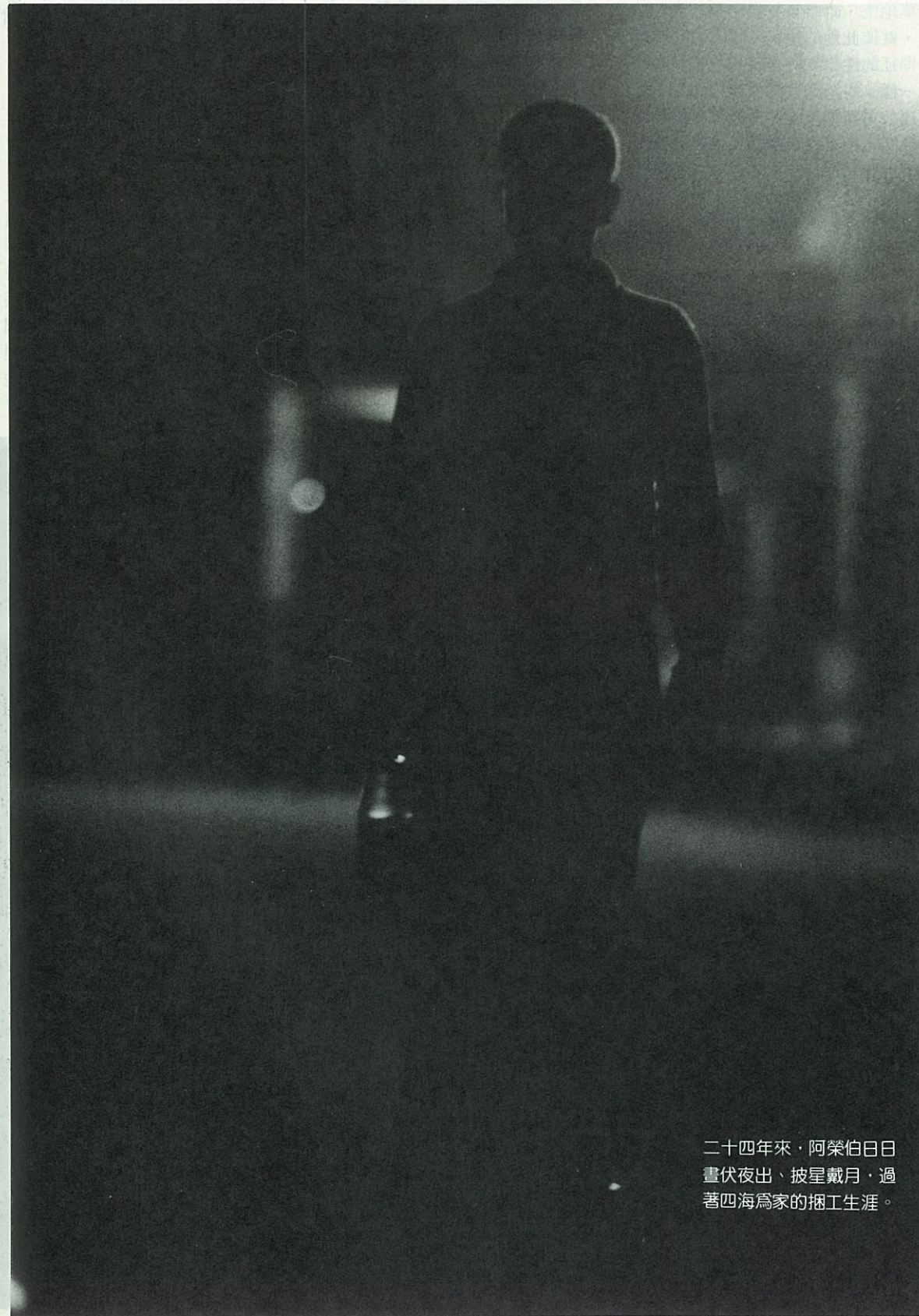
我遞一根煙給他，嘆聲說：「現在的捆工不必純靠憋力氣是吧？」阿榮伯點頭表示同意，叼著煙，又跑去搬貨了，一點也不肯歇腳的模樣。

騎車走馬三分命

自小在茄冬鄉長大的阿榮伯，連父母的墳，也都在村後的小山岡，遠遠地面對著海水潮汐。

村後的山岡風水好，「一位離鄉在台北當議員的人家，也跑回來購買墳地，風水好嘛，大家爭著搶！」他說。有一天，阿榮伯帶我到小山岡散步，沿著乾旱的河堤上山，河東上住了一戶養鴨人家。阿榮伯長年在外奔波，竟也不認識這戶人家是誰，只說：「嗯，可能是小時候，在這河床玩耍長大的。」

茄冬鄉，一個濱臨台灣中部西海岸的小鎮，土質不富，雨水不豐。



二十四年來，阿榮伯日日晝伏夜出、披星戴月，過著四海為家的捆工生涯。

草地上，時時可見露出來的鵝卵石，就像此地的住民一樣，有著強韌悍狂的性格。許多鄰居也跟阿榮伯一樣，紛紛跑到這家現代鏢局一貨運公司當捆工。原先盤算是利用農閒時當捆工打工賺錢；後來靠種田不能養家活口，才紛紛改行，正式幹捆工去。阿榮伯說：「騎車走馬三分命」，就是命中命歹的人才會幹苦力這一行。

一條海線公路穿過鎮上的腰部。阿榮伯上下班時，就靠著搭汽車離鎮，固定是三、兩天回家一趟。「但這個家像旅館一樣，匆匆回來睡一覺，就得再出門了。」阿榮伯說著，流露出一股對家庭疏於照料的愧疚，他嘟囔一陣，又嚙到肚子裏了。他默默地抽烟，苦笑著說：「起初，我的小兒還拉著我的褲腳，哭著不肯讓我去上工，現在一家人都習慣了……。」

阿榮伯覺得台北來的人，應該看山看水，便又檢一條小路，繼續盤旋上山，一路聊了起來。

據阿榮伯說，他十九歲喪父。父親去世的時候，留下一塊小田。但那塊田連種菜都不够一家人吃，只好四處打工過活。「那時候，一年

四季，到處接做不完的零工。左隣右村的工頭都誇他是個好工人——要找替老闆賺錢的工人，就來找我阿榮仔！」他說。但是，這樣的口碑，還是沒有改善阿榮伯一家人赤貧的生活。後來他在鄉下沿街叫販賣布，上山燒火炭，幫人家割稻，也上山掘樹薯，以擔計錢……。

廿三歲那年，阿榮伯靠媒人說親，聘定了隔村的阿榮嫂，却遲遲沒有錢娶過門來。「家裡點油燈的人啊，哪有錢娶老婆。」阿榮伯一邊說，一邊又以粗大的雙手，擺出二千三百的數字。「我付的聘金沒有輸給別人，是自己一個錢一個錢辛苦賺來的」，他說，「這幾十年來，孩子們的媽跟著我吃了不少苦啊。」

民國五十年，阿榮伯卅一歲，透過友人介紹，他離鄉跑到北部當捆工，老闆是一家遠房的親戚。那一年，阿榮嫂懷了頭胎。阿榮伯說著，又巴巴地抽了一口煙，深深地吐了出來，好像那都是陳年舊事，樣樣也不足與外人道，屢次欲言又止。

「我家原來是一間土塊厝，屋頂蓋茅草，家中只敢養一頭豬。」阿榮伯回憶著說：「老婆常常嘮唸，

人都不够吃温飽，還敢養豬！」後來，阿榮伯做牛做馬吧！總也蓋起了新房。今年和去年，給兩個兒子娶了媳婦，總共花去了五六十萬，也都一一為他們先備妥新房，然後在屋前大埕場，把媳婦娶過門，聘金也都是阿榮伯做工掙來的。

阿榮伯在公司佈告欄，端端正正的貼上兒子的喜帖，請了五天假回家辦喜事。「經理、課長、許多司機朋友，都來我家喝喜酒。」阿榮伯喜孜孜地說：「不知道是不是跟風水有關，村裏的人都說，『你們家的男人都很早熟啊！』說到這裡，阿榮伯不禁哈哈笑了起來，猛峻的臉上立刻繃出幾條粗紋。

依然是那索漠的高速公路……

「搶劫哦！搶劫哦！」

司機老何突然大吼，沒命地叫著：「你看！白花花的武士刀……。」

「在哪？在哪呀！」阿榮伯從睡夢中嚇醒了，也把我從回憶中喚醒過來，車內一陣騷動。

「駛伊娘咧，跑掉啦，被我超車甩掉了。」司機老何故意惹醒沈睡著的阿榮伯，又說：「剛剛那個遲人騎摩托車在我前面蛇行，後面載的那傢伙就亮出他的武士刀，意思就是要老子停車給他搶！」

「伊娘咧，咱是出來賺吃，身上那有帶多少錢。有啦！後面載的統

統是頭家的貨，要搶來搶啦！」司機老何一邊演戲，一邊向我眨眼示意。

我只顧著笑，早被阿榮伯看出破綻，再說，廿四年的經驗還搞不清楚高速公路有沒有摩托車嗎？阿榮伯不甘示弱，也湊和著罵開來了。

「伊娘！要搶也不會把老何的耳朵割去賣！」

司機老何呵呵笑著，一邊又學著北管調子唱一咱的命已經够歹了，伊還要來搶！伊還要來搶！

司機老何畢竟把我和阿榮伯弄醒了陪他，把大夥兒的睡意一掃而盡。慶功宴似的，老何掏了三根煙出來。冷風呼呼地在窗外狂嘯，車座

內却有一片溫暖，天地間，像是披星趕月的走馬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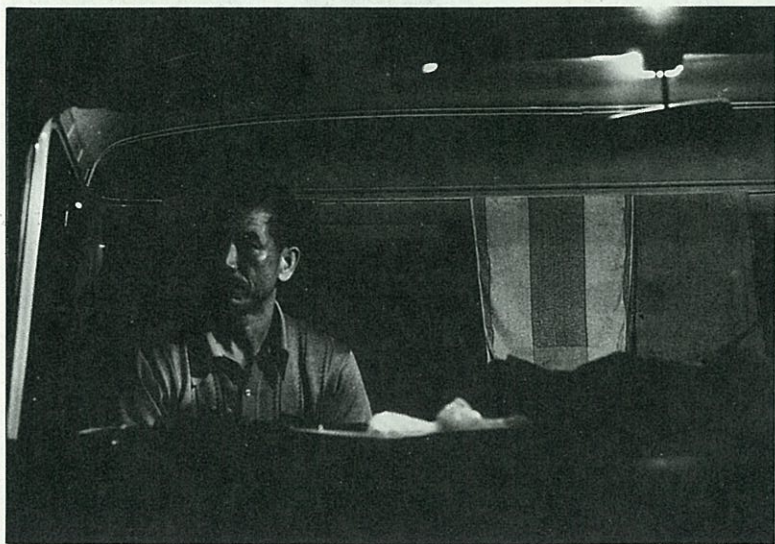
《是幸福是不幸，環境來造成。

恩恩怨怨未清，何必抱不平。
星光月光轉無停，人生呀人生，
冷暖世情多演變，人生宛如走馬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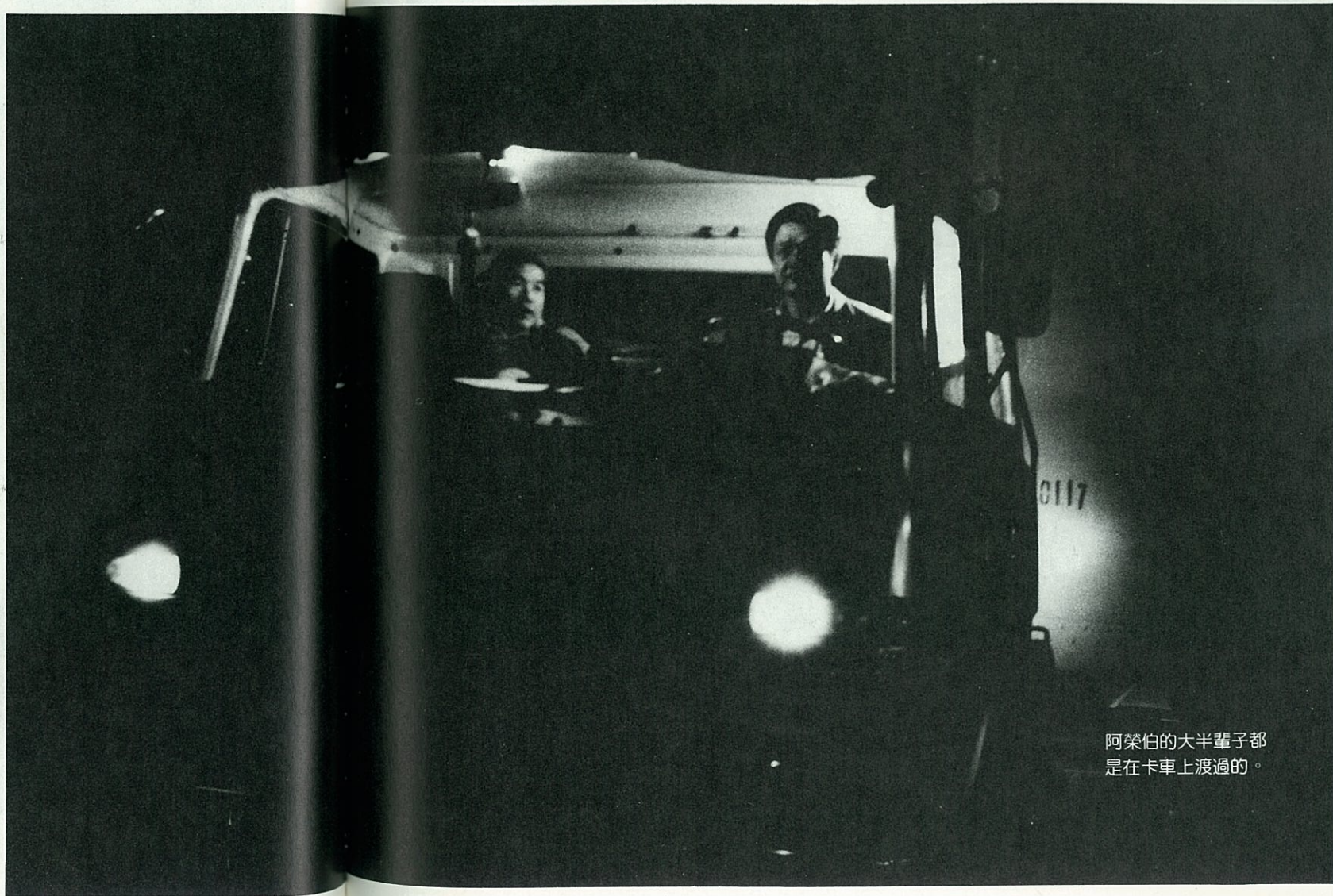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………》

在司機老何的催促下，阿榮伯唱起來了。他的歌聲高亢短硬，有一句沒一句地，還不時地捩腦袋打拍子。有時，他會害羞似地，望向窗外。「阿榮伯最會唱歌，三杯一下肚，就唱個沒完！」司機老何在旁湊熱鬧地說。

「是啊！沒酒怎麼唱！」



寬不到幾呎的車座，是阿榮伯的一個臨時起居間。



阿榮伯的大半輩子都是在卡車上渡過的。

「沒有酒，唱的都是有歌無詞呀！」

阿榮伯唱唱停停，沒精打彩地說，終也掩飾不住沒有酒的尷尬。這使我們都興起找個地方好喝他幾杯的念頭來。阿榮伯和老何打商量，盤算在什麼地方有多少時間可以吃點喝點。車窗前依然是那索漠的高速公路……

一雙胳膊活過了他的大半生

車子離開頂番婆之後，回頭開進了高速公路，已是午夜時刻。一路上，如此上上下下，奔過無數的「驛站」。阿榮伯始終重覆做著一樣的工作，也果真像司機老何所說，後面是阿榮伯的地盤，前面是司機老何的。到了黎明時分，車子滑進高雄市。剎時，我們又忽然闖進了人間紅塵似的，只見市中清早趕着上學的學生、掃馬路的清潔伙、發散著騰騰熱氣的豆漿店，赴市集的菓農、晨跑的老夫妻……，而高雄，是這一程車的最後一站。



經過了一整夜的工作，阿榮伯還必須將車子洗乾淨，才能休息。

如果說，勞工永遠是沈默的，則眼前景象正是最佳寫照。不知從何地冒出來的許多捆工們，正像是入港上岸的水手，紛紛湧進偌大的高雄集貨站。一夜顛仆勞頓的旅途，剩下的就是最後一口氣把貨卸完，才可以收工。他們失神落寞地只顧使最後一身力氣，在貨棧前的廣場上穿梭不停，竟也成了一部無聲的電影中，無聲的演員。在人力市場上，他們是無須粉墨的一群。

阿榮伯夾在年輕精壯的捆工群中，略顯得歲月不饒人了。看著他有時低頭揮汗，低下身子看貨品的地址，就佔用了他不少時間。他有時會直接問站立一旁的我：「你看這件是不是？」確認之後，才拉下車來。

上午九點多，阿榮伯終於把貨全部卸完，才捲起隨身攜帶的鋪蓋，爬上二樓捆工宿舍，隨意找了一個床位坐下，在床邊抽起煙來。他沈默地抽著，不苟言笑，眼神中有失眠的疲困。陽光從窗口斜斜地打了

進來，意外地在他頭上照出一朵青色的雲煙。而他依舊渾然木然地坐在床板上。

我想起車子路過三義鄉時，路面上罩起一層薄霧。那時候阿榮伯說：「烏魚來的時候，霧會更濃！」又說：「霧來的時候，這裡會擠滿一列列的車子，就像送葬隊伍一樣，好危險哪！只能跟著人家的屁股慢慢走吧！」

望著阿榮伯的神情，我禁不住問：「您什麼時候要退休？」阿榮伯想了很久，半天不答腔。他似乎在思索著什麼，然後說：

「不知道，我明天要去基隆，你去不去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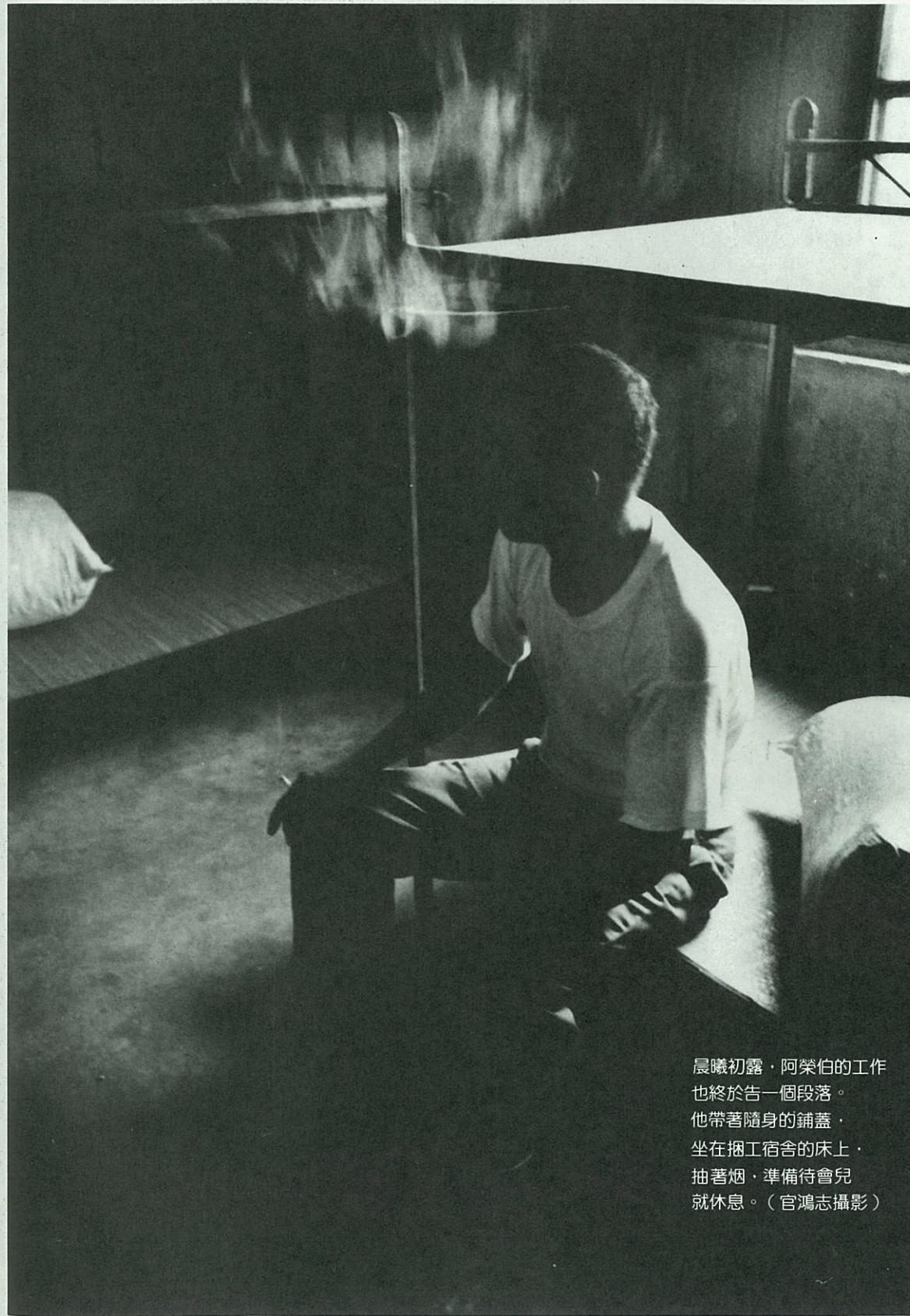
做牛做馬，算不了什麼

第三天，當我在基隆向阿榮伯道別時，他還在卸貨。遠遠的回頭望去，望見阿榮伯的身影，却隱隱的感覺自己的身體在搖晃。想了許久，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阿榮伯每次使勁扛貨時，車身便不免隨著搖晃起來，而有這樣溫暖的錯覺。

現在，守著夜半的燈寫他，也還密密地想起他的話：

「做牛做馬，這算不了什麼。如果將來兩腳一伸，回去了，兒子們不喜歡我這棟房子的話，可以賣掉它。反正我勞碌一生，只留下這些家當……。」

阿榮伯於是呵呵地笑了。三十年都有了！阿榮伯，一個靠肩膀、腰板子和兩隻胳膊幹活的苦力，在隨著台灣經濟的繁榮發展而發達興旺起來的台灣捷運系統內，養活兒女妻小，還給各房兒孫掙得房子。是發達起來的經濟，養活、改善了阿榮伯的命運和生活；還是無數的阿榮伯，以他們的血汗，肥大了台灣的交通產業，從而使自己分得一點零餘，改善了自己的命運。這問題，對阿榮伯似乎並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，阿榮伯，可端端正正的，用一雙胳膊活過了他的大半生……



晨曦初露，阿榮伯的工作也終於告一個段落。他帶著隨身的鋪蓋，坐在捆工宿舍的床上，抽著煙，準備待會兒就休息。（官鴻志攝影）